



布谷鸟  
长江文艺

# 安娜·卡列尼娜

ANNA KALENIINA

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 
THE WORLD'S  
CLASSIC LITERATURE

【俄罗斯】托尔斯泰 / 著 乔晓慧 / 改写

青少版



“冰心奖”  
获奖者倾情推荐

文学经典  
插图珍藏

那支蜡烛，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、虚伪、悲哀和罪恶的书籍，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，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。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世界文学经典文库·青少版

# 安娜·卡列尼娜

*Anna Karenina*



[俄罗斯]托尔斯泰著  
乔晓慧改写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娜·卡列尼娜 / (俄罗斯) 托尔斯泰著; 乔晓慧  
改写. --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7  
(世界文学经典文库: 青少版)  
ISBN 978-7-5354-8070-5

I. ①安… II. ①托… ②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俄  
罗斯—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13293号

责任编辑: 叶露

责任校对: 陈琪

整体设计: 新奇遇

责任印制: 左怡 刘星

出版: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640毫米×970毫米 1/16 印张: 12.25 插页: 6页

版次: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33千字

定价: 18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# 导 读

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(1828~1910)的代表作之一。

列夫·托尔斯泰生活在实行农奴制的沙皇俄国时期,他出身贵族家庭,年轻时不爱学习,痴迷于社交生活,一直周旋于俄国上流社会的圈子里。在厌倦了奢靡、无聊的上流社会生活后,托尔斯泰投身到自己的庄园,成了一名庄园主。他十分同情农民,厌恶农奴制,却又反对以革命的激进方式消灭农奴制,幻想着能找到一条温和的改革道路。为此,他在自己的庄园实行改革,不料并未得到农民的支持,这让他十分矛盾。翻开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我们可以看到,托尔斯泰描绘的正是他和他周围的人的生活。

这部名著有两条故事线索:一条是安娜的爱情悲剧,一条是列文的探求之路。

贵族女青年安娜·卡列尼娜,在她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时,就由家长做主嫁给了大她二十岁的官僚卡列宁。卡列宁是一个古板、教条的人,八年来,安娜一直过着平淡无聊的生活,直到有一天她碰到青年军官沃伦斯基。两人不由自主地为对方的青春活力所吸引,顶住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重重压力,走到了一起。但理想中的爱情,在现实面前还是碰得头破血流。安娜抛弃了一切来追随沃伦斯基,沃伦斯基却不能完全舍弃他的事业和生活圈子,跟安娜过平凡的日子。对未来的茫然,以及担心失去沃伦斯基的爱的恐惧,使安娜陷入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中。最

终，万念俱灰的安娜，投身到滚滚的车轮之下，为悲剧画上了句号。

列文同样出身贵族，却不喜欢上层社会的虚伪和堕落，他大学毕业之后，即回到乡下的庄园，准备在农业生产上大展宏图。列文是一个缺乏自信，对一切充满了怀疑的人。因为求婚失败，他几乎对爱情失去了兴趣。想要搞好农场，农民们的自由散漫又使他苦恼无奈。经过努力，他赢得了真爱，也找到了一条提高农民积极性的办法。可随之而来的家庭生活和儿子的诞生，又使他陷入迷茫。最终，他在劳动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、事业的意义，解开了自己的心结。

安娜的悲剧，是时代的悲剧。为了追求自由和爱情，她像扑火的飞蛾，最终鱼死网未破。她身边的人，无论是卡列宁还是沃伦斯基，每个人都在时代这张网里挣扎，每个人却又无能为力。鲁迅说，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安娜的追求是美好的，却以其悲剧的结局，打动人心。

列文的迷茫，则可能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。生活永远不会风平浪静，不管是在和平时期，还是社会转型期，每个人都会碰到问题。列文最终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，我们每个人也会找到自己的答案。列文的问题，甚至可以说是带有哲学意味的命题，因而也就能给人永恒的启示。

通过安娜和列文的故事，托尔斯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19世纪全景式的俄国图卷，竖立起了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。



# 目 录

Contents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  | 列文来访 .....    | 1  |
| 二   | 溜冰场上的试探 ..... | 6  |
| 三   | 情敌 .....      | 11 |
| 四   | 求婚遭拒 .....    | 15 |
| 五   | 站台偶遇 .....    | 19 |
| 六   | 落寞的舞会 .....   | 23 |
| 七   | 种下一粒种子 .....  | 26 |
| 八   | 基蒂病倒了 .....   | 31 |
| 九   | 那个可恶的字眼 ..... | 34 |
| 十   | 列文的担忧 .....   | 38 |
| 十一  | 安娜的处境 .....   | 43 |
| 十二  | 她说了实话 .....   | 46 |
| 十三  | 列文和基蒂重逢 ..... | 50 |
| 十四  | 卡列宁的决定 .....  | 55 |
| 十五  | 希望落了空 .....   | 58 |
| 十六  | 列文的新计划 .....  | 61 |
| 十七  | 两个梦 .....     | 65 |
| 十八  | 卡列宁决定离婚 ..... | 69 |
| 十九  | 列文和基蒂重逢 ..... | 72 |
| 二十  | 猜字游戏 .....    | 76 |
| 二十一 | 宽恕 .....      | 80 |
| 二十二 | 再也回不到从前 ..... | 85 |

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十三 | 深渊里的安娜 .....     | 89  |
| 二十四 | 卡列宁同意离婚 .....    | 94  |
| 二十五 | 准新郎的疑虑 .....     | 99  |
| 二十六 | 混乱的婚礼 .....      | 103 |
| 二十七 | 不可饶恕的幸福 .....    | 109 |
| 二十八 | 糟糕的蜜月 .....      | 113 |
| 二十九 | 回到彼得堡 .....      | 116 |
| 三十  | 与儿子相见 .....      | 121 |
| 三十一 | 公开的挑战 .....      | 127 |
| 三十二 | 多余的陌生人 .....     | 133 |
| 三十三 | 列文的嫉妒 .....      | 137 |
| 三十四 | 安娜的新生活 .....     | 141 |
| 三十五 | 沃伦斯基的请求 .....    | 146 |
| 三十六 | 夜谈 .....         | 149 |
| 三十七 | 裂痕越来越大 .....     | 153 |
| 三十八 | 列文得子 .....       | 158 |
| 三十九 | 记不记得有什么关系呢 ..... | 163 |
| 四十  | 没完没了的争吵 .....    | 169 |
| 四十一 | 安娜之死 .....       | 175 |
| 四十二 | 痛苦的弗朗斯基 .....    | 181 |
| 四十三 | 生活的意义 .....      | 185 |

## 一 列文来访

奥布朗斯基公爵放下手里的电报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谢谢上帝，他的妹妹安娜终于要来了！

这几天，奥布朗斯基家里简直乱成了一锅粥。

事情的起因很简单，他们家之前请了一位法国家庭女教师，公爵跟多情的法国女郎有了私情，不巧这事儿被公爵夫人多莉察觉。愤怒的多莉向丈夫声明，她不想再跟他在一个屋子里住下去了。

整整三天，多莉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半步。公爵先生呢，则是在早上迷迷糊糊地醒来，发现自己不在卧室，而是躺在书房的山羊皮长沙发上，才懊恼地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因为没人管，小孩子们像野马一样在家里乱窜。新请的英国女教师和女管家吵了架，打算另谋高就。厨师昨天就潇洒地走人了，打下手的厨娘，还有马车夫，也都准备辞职，搞得奥布朗斯基头都大了。

还好，安娜明天就要来了，她或许能劝嫂子回心转意吧？

这种情况，家里是不能待了，奥布朗斯基只能去办公室消磨时间。

他虽然一向过着放浪不羁的生活，却在莫斯科一个政府机关里当着体面而又薪水丰厚的长官。这个位子是他的妹夫，安娜的丈夫阿列克谢·卡列宁帮他弄到的，卡列宁可算是政府部门里的实权人物。不过，即使没有卡列宁，奥布朗斯基也可以通



过其他什么人，比如表兄弟、叔叔伯伯或姑妈的关系，弄到这个或者其他类似的位子。奥布朗斯基的亲戚、朋友几乎遍布莫斯科和彼得堡，他就是在这些大人物们中间长大的，要弄到一个薪水丰厚的位子，实在费不了什么劲。

当然，上班对奥布朗斯基来说，也就是打发时间而已，他对自己的职务从来就没有真正关心过。

上午办公要持续到中午两点，到两点才休息和吃午饭。中午快下班的时候，门房告诉奥布朗斯基，有个人要见他。

“他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刚才还在这里，也许到走廊里去了，噢，在那儿！”门房指着一个留着鬃曲胡须、体格健壮的男子说。

那人戴着羊皮帽子，正迅速而轻快地跑上磨得有些光滑的石台阶。

奥布朗斯基站在走廊上，当来人走近的时候，他伸出手来，脸上不由自主地绽放出微笑。

“噢，原来是你，列文！你怎么肯驾临这个巢穴来看我？”他带着点儿亲切的嘲弄说。握手还不够，他又吻了吻他的朋友，“你来了很久吗？”

“我刚到，急着要见你。”列文说着，有些拘束地向四周望了望。

“来，到我的办公室里说吧！”奥布朗斯基亲热地挽起列文的胳膊，他知道自己这位朋友总是有些腼腆。

列文和奥布朗斯基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尽管他们性格和爱好并不相同——不仅不同，甚至可以说反差巨大。奥布朗斯基热衷于在社交圈子里混日子，列文则醉心于在乡下搞他的农场。他们从心底鄙视对方的生活，觉得自己过的日子才是真正的生活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交往。奥布朗斯基对列文在乡下干的那些事情不理解，也不感兴趣，他嘲笑这个，却又喜欢时不时地听列文讲一些全新的、出人意料的见解。

“看见你我真是非常高兴，”走进小办公室，奥布朗斯基放开列文的胳膊，“噢，你好吗？你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“你知道，我急着要和你谈谈。”列文说。

“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去吃午饭，我们边吃边谈。”

“不，”列文说，“我还得到别的地方去一下。”

“好吧，那么我们一起吃晚饭。”

“吃晚饭？其实，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，只是想问你一件事，就一句话。”

“那么，现在就把这一句话说了，我们吃了晚饭再仔细聊聊。”

“噢，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，”列文说，“就是这样一句话——”他竭力想控制住内心的羞赧，以至于脸上现出一丝凶狠的神情。

“谢尔巴茨基家的人怎么样，一切还好吗？”他问。

奥布朗斯基脸上浮起一丝微笑：“你问一句话，我可不能用一句话来回答。”还真是个可爱的家伙啊，他想。“这么说，你到城里来，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”

“这个，我们以后再谈吧……”列文说着，脸又红了。

奥布朗斯基眨了眨眼睛，决定不捉弄他的朋友了。他早就知道列文钟情于他妻子的妹妹基蒂。“假如你想见他们，不妨到动物园去，他们四点到五点准在那儿，基蒂在那里溜冰。你先去吧，我回头来找你，我们再一起去吃晚饭。”

“好极了！那么，回头见！”

列文到城里来，当然是有事的，他准备向基蒂求婚。可是当奥布朗斯基问他来干什么时，他又不好意思说出口。总不能就这么赤裸裸地回答“我是来向你姨妹求婚的”吧？虽然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。

谢尔巴茨基家和列文家都是莫斯科的名门望族，一向交情很深。多莉、基蒂的哥哥——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公爵和列文是大

学同学。从那时起，列文就经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。这个显赫家族的成员，特别是女性，在他看来都像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诗意。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小姐今天说法语明天说英语，为什么她们总是要弹钢琴，为什么她们要学绘画、舞蹈，为什么她们要穿起漂亮的丝绸外衣，乘坐马车到特维尔林荫路上来回散步……这一切，强烈地吸引着列文。

一开始，列文差不多爱上了大姐多莉，但不久她就和奥布朗斯基结了婚。他觉得他一定要爱上她们姐妹中的一个，于是转向谢尔巴茨基家第二个女儿纳塔利娅，不料纳塔利娅也是刚一踏入社交圈就嫁了人。列文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基蒂还是个孩子。年轻的谢尔巴茨基公爵进了海军，不久出了事，在波罗的海淹死了。此后，列文和谢尔巴茨基家的关系就没那么密切了。但是今年初冬，当列文在莫斯科遇见谢尔巴茨基一家的时候，他突然明白了这三姐妹中，哪一个才是他命中注定了要去爱的。

他，康斯坦丁·列文，一个出身名门，拥有不菲资产的32岁的世家子弟，去向谢尔巴茨基家的小姐求婚，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但是列文却是在恋爱，在他看来，基蒂是那么完美，简直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仙子，而他却是一个卑微、俗气的人。或许别人认为他配得上她，可是他自己却不敢想象。

列文曾为了见基蒂而出入莫斯科的社交场所，可是两个月后，他又退缩了，因为他觉得事情几乎不可能。他已经32岁了，在社会上还没有混出什么名堂，而他的同辈们，有的做了团长、侍从武官，有的做了大学教授，有的做了银行和铁路经理，有的像奥布朗斯基一样进了政府机关。他只是一个种田、打猎的乡下土包子，换句话说，他就是一个没有出息，干着在上流社会看来只有废物才干的事的人。

梦幻一般的基蒂决不会爱上这么一个平凡的、庸庸碌碌的人吧！

可是，一个人孤零零地在乡下过了两个月以后，列文还是不能浇灭他对基蒂的热情。这种热情决不是他在青春期体验到的那种躁动，对基蒂的思念让他不能有片刻安宁。他觉得，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他就活不下去了。

不管怎么说，基蒂并没有明确拒绝他，只不过是他在自己的想象里纠结罢了。自己不是还没有向她求婚嘛，万一人家答应了呢？所以他再次来到莫斯科，抱着向她求婚的坚定决心。如果她同意，那就立刻结婚。

如果遭到拒绝？他还没有想过，他简直不敢设想。

## 二 溜冰场上的试探

下午四点，列文在动物园门口下了马车。他觉得自己的心快要跳到嗓子眼了。

奥布朗斯基说得没错。顺着通向冰山和溜冰场的小路走过去，一定可以找到她。因为，他已经看到谢尔巴茨基家停在门口的马车了。

这是一个晴朗而又干冷的日子。动物园门口熙熙攘攘，一群群穿着华丽衣服、帽子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人，在入口处，在一幢幢俄式雕花小屋之间的小路上挤来挤去。园里的老桦树，枝条被雪压得低垂着，像是穿上了崭新的祭服。

列文沿着小路走过去，一边走一边对自己说：“淡定，不要激动……你怎么搞的啊，傻瓜！镇定些！”但是越要竭力镇定，他越是呼吸急促了。一个熟人碰见他，跟他打招呼，他却连人家是谁都没认出来。

冰山那里传来雪橇溜下去和被拖上来时铁链发出的铿锵的声音，还有雪橇滑动的声音和人们的欢呼声。列文向前走了几步，溜冰场出现在眼前。没有任何悬念地，在众多的溜冰者中，他一眼认出了她。

基蒂站在溜冰场的那一头，正和一个妇人说话。她的服饰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，可是列文在人群中找她，就像在荨麻里找到蔷薇一样容易。他觉得她就是人群中的太阳，光芒万丈。

“我真的能够到她身边去吗？”他想。她站的地方对他来说好像是不可冒犯的圣地，有那么一刹那，他胆怯得几乎要逃掉了。

“噢，俄罗斯首屈一指的溜冰家！来了很久了吗？穿上你的溜冰鞋，这可是头等的冰！”突然有人叫了起来。是尼古拉·谢尔巴茨基，基蒂的堂兄，他穿着紧身衣裤，正坐在溜冰场的椅子上休息。看见列文，他便叫了起来。

列文感觉一下子轻松起来。“我没有溜冰鞋。”他说。他甚至有些惊异自己在她面前竟也会这样勇敢和自在。

基蒂小心翼翼地迈动穿着长靴的纤细的脚，向这边溜来。一个少年挥动着手臂，腰向地面弯着，超过了她。她溜得不十分稳，为防万一，她把两只手从小暖手袋里拿了出来，向两边平伸着。她已经看见列文了，并且由于自己的胆怯而微笑起来。转过一个弯，她用一只脚在冰面上蹬了一下，借着这股力一直溜到尼古拉·谢尔巴茨基面前，抓住他的手，停了下来。

她微笑着向列文点点头：“您来很久了吗？”她说，把手伸给他。

她比他想象的还要漂亮。她那孩子气的表情、纤美的身材，还有那双温柔、娴静和诚实的眼睛，特别是她的微笑，总是把列文带进仙境中，让他在那里流连忘返。

“我？没，没多久……昨天……噢，不，今天……我刚刚到的……”列文因为紧张，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了。

“我是来……看你的，”顿了一顿，他想起了来看她的目的，立即不好意思起来，脸也红了，“我不知道你会溜冰，而且溜得这么好。”

基蒂专注地看着他，好像要弄明白他窘迫的原因似的。

“谢谢您的称赞！”她说，一边用戴着手套的手拂落掉在暖手袋上的碎冰，“这里都在传说，说您是最好的溜冰家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从前有一段时间对溜冰很热心，我想要达到完美

的境界。”

“我想，您做什么事都热心。”她微笑着说，“我很想看您溜冰的样子。穿上溜冰鞋，我们一道溜吧！”

一道溜？幸福来得有点突然。

“我马上去穿！”他说。

列文去租溜冰鞋。

“您很久没来了，先生。除了您，这里再也没有会溜冰的人了！”一个侍者扶起他的脚，把溜冰鞋后跟拧紧，“这样行吗？”

“噢，行，行，请快一点！”列文回答。

他好不容易才忍住流露在脸上的微笑。一道，她说，让我们一道溜！那么，现在就对她说吗？但那正是我害怕的原因啊。毕竟现在我是幸福的，至少在希望上是幸福的……但是说了以后会怎样？……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说，懦弱滚开吧！

列文站起来，脱下大衣，从小屋旁崎岖的冰场上迅速滑过去，到了平滑的冰面上。他毫不费力地溜着，像鱼儿入了大海。但是一靠近基蒂，他又紧张起来。

基蒂把手伸给他，两人并肩前进，越溜越快。溜得越快，她把他的手也抓得越紧。

“跟您一起，我很快就不怕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相信您。”她说。

“当你靠着我的时候，我也有了自信。”列文脱口而出。不过话一出口，他自己也吃了一惊，脸立即涨红了。

基蒂似乎从这句话里听出了点什么，她的眉头皱了起来。列文一下子觉得，好像乌云遮住了太阳一样。

“你不舒服吗？……噢，也许我没有权利问的。”他急忙说道。

“为什么……不，我没什么不舒服，”她的语气明显冷淡下来，接着她立刻转移了话题，“您见过琳璐小姐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那么去见见她吧，她是那么喜欢您。”

这是怎么回事，我惹恼了她吗？主啊，帮帮我！列文一边想着，一边飞跑到坐在长凳上的琳璐小姐那里。这位满头白发的法国老太太——基蒂的家庭女教师，微笑着，露出一口假牙，像老朋友一样看着他。

“你看，我们都长大了，也老了。”她说，向基蒂那边看了一眼，“小熊也长大了！”琳璐小姐说着笑了起来，她提醒列文，他曾把谢尔巴茨基家三个姑娘比作英国童话里的三只小熊，“您还记得您以前常常那样叫她们吗？”

列文却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。

“噢，去吧，去溜冰吧！我们的基蒂也溜得很不错了，不是吗？”

当列文回到溜冰场上的时候，基蒂的脸色已经不那么严肃了，亲切又回到了她的眼神里。但是列文觉得，她的亲切里有一种故作镇定的味道。他感到有些失落。

谈了一会儿她年迈的家庭女教师后，她问起他的生活。

“您冬天在乡下，难道不觉得寂寞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不，我不觉得寂寞，那里有很多事情要做。”他说。他能感觉到她试图在用平静的语调影响他，他没有力量突围。

“这次您打算在莫斯科住很久吗？”基蒂又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回答。他已经意识到，假如继续以这种平静、友好的调子聊下去，他想说的话根本没机会说出口。他决定打破这个局面。

“您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“是的，我不知道，这完全在你……”话一出口，他立刻又觉得自己太鲁莽了。

基蒂好像绊了一下，她用脚往地上一蹬，飞快地从他身边溜

开了。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他的话。

上帝呀，我干了些什么？慈悲的上帝，帮帮我，指引我吧！列文在心里不停地祷告着。他觉得他需要剧烈运动一下，不然浑身难受。

这时，一个小伙子从咖啡厅走出来，他没有脱溜冰鞋，就那样从台阶上一级一级跳着跑下来，溜冰鞋发出嚓嚓的声音。最后，他连两手的姿势都没有改变，就溜到冰上去了。

“噢，这倒是个新玩法！”列文嘴里叨咕着，立刻跑上去要试试。

“小心跌断你的脖子！”尼古拉·谢尔巴茨基对着他喊起来，“这是要练习的呀！”

列文才不管，他走上台阶，在上面小跑了一段，然后直冲下来。不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他滑了一下，险些摔倒。手刚触到地，他就猛地一使劲，恢复了平衡，然后笑着溜开了。

这一幕正好落在基蒂眼里，那时她正同琳璐小姐一起从更衣室里走出来。

“他是多么矫健呀！”基蒂想。她微笑着望着他，就像望着自己的哥哥一样。“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快乐，他是那么有趣！可是我知道我爱的不是他。但是，他为什么要说那种话呢？难道我哪里做错了吗？”她默默地想着。

远远地看见基蒂要走，列文站着想了一会儿，然后脱下溜冰鞋，在门口追上了谢尔巴茨基家母女。

“见到您我很高兴，”谢尔巴茨基夫人说，“我们和往常一样，礼拜四招待客人。”

“今天正好是礼拜四！”

“那么，我们会很高兴见见您。”谢尔巴茨基夫人不冷不热地说。

这种冷淡使基蒂感到难过，她忍不住回过头来，微笑着对列文说：“晚上见！”